

資本主義的動力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楊起 譯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39/F, One Kowloon, 1 Wang Yuen Street, Kowloon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4

Reissue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資本主義的動力

布羅代爾 著

楊起 譯

ISBN: 978-0-19-586519-6

3 5 7 9 10 8 6 4 2

Frenc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by Flammarion © Flammarion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目 錄

vii	前 言
-----	-----

第一章

1	對於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	-----------------

第二章

33	交換縱橫談
----	-------

第三章

69	世界的時序
----	-------

107	附錄 終天之見
-----	---------

介紹布羅代爾在生前最後一次研討會上的言談

前 言

這本小冊子刊載的是一九七六年我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所作的三次學術報告的講稿。講稿以《對於物質文明和資本主義的反思》(*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為題譯成英文，此後又以《資本主義的動力》譯為意大利文。本版對於原稿未作任何更動。一九七九年，阿爾芒·科蘭出版社發行了我寫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現謹請讀者注意，講稿問世在先，書稿出版於後。然而，在我講演之時，鑒於書稿已基本完成，我遂應約介紹了它的要點。

費爾南·布羅代爾

第一章

對於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這部抱負頗大而力有未逮的長篇著述，我是在一九五〇年開始運籌的，至今已有些年頭了。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給我出了這個題目，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友好地強加於我的。當時，他擬就了出版一套通史叢書的計劃，總題為「世界之命運」(*Destins du Monde*)。作為主編的他在一九五六年過世了，我不得不接續這套叢書的編纂工作，其困難自不待言。呂西安·費弗爾自告撰寫《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的西方思想與信仰》。此書本應配合與補充我的那本，與之比翼，然不幸卻永無出刊之日了。我的著述因此終古成為孤篇。

《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這本書儘管大體上只限於經濟領域，卻仍然給我帶來了不少難題，這是由於所須運用的資料浩大而繁多，由於

其主題引發着諸多爭議——經濟，作為孤立的自在體，顯然是不存在的，還由於不斷演進的編史業務無休止地生發着困難，因為它情願也好，不情願也罷，雖然相當緩慢，卻必須將人類其他的科學收錄歸案。我提到的這個編史業務不斷推出新的史料，年年歲歲面貌不同，我們要跟上它，必須跑步前進，必須打亂我們慣常的勞作，必須多多少少地適從那些從不相同的規定與請求。美人魚以其動人的歌吟誘引船夫觸礁，使他們不得前進，而我呢，也被上述美人魚歌聲般的新史料迷住，甚感賞心悅目。就這樣，時光年復一年地流去，我曾一度氣餒，不知我的航船能否抵達口岸。我寫《地中海史》，歷時二十五年，寫《物質文明》也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耗時確實太多了，太多了。

第一節

現今才正在修纂的、以經濟為門類的歷史遭遇上一些偏見：它不是高品位的歷史。呂西安·費弗爾新撰修的才被視為高品位的歷史：見諸於其筆端的不是雅科布·富格爾(Jakob Fugger)¹，而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²，而是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obelais)³。與另一門類相比，不管它的品位是高，是不高，還是不太高，經濟史同樣提出了我們這個專業所固有的一切問題：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審視，經濟史就是人類整體的歷史。它是人們視之為大角色的人物，如雅克·科爾(Jacques Cœur)⁴，如約翰·勞(John Law)的歷史⁵；它是大

- 1 雅科布·富格爾(Jakob Fugger)：德意志一個大實業家族(延綿十四、十五和十六三個世紀)中一位重要成員。該家族所辦的企業是資本主義初期貿易公司的典範。——譯註，下同。
- 2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國人，十六世紀歐洲宗教運動的發起者，基督教新教的創始人。在基督教歷史和西方文化史上都是重要人物。
- 3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obelais 1483-1553)：法國作家。他的淵博的人文主義學識為他贏得了終身聲譽。他對法、英兩國的一些作家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 4 雅克·科爾(Jacques Cœur 1395-1456)：法國商人，國王查理七世的顧問，曾任國家財政總監。科爾是他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體現了商人中等階級的興起。
- 5 約翰·勞(John Law 1671-1729)：蘇格蘭貨幣改革家，開發了美洲法

事件的歷史，是情勢和危機的歷史，它也是整體與結構長期緩緩演變的歷史。而這，恰恰正是我們的難處所在，因為，我們涉及的是四個世紀和整個世界，如此大量的事實和解釋，怎樣組織才好呢？必須進行篩選。就我而言，我選擇了長期形成的深層次的均衡與失衡。在產業革命前的經濟中，依我之見，首要的義理就是當時那種仍然是初級的經濟所蘊含的刻板、鈍滯和艱澀，與一種現代化發展所引發的有限的、參與人數不多的、然而卻活生生、強而有力的運動共存共處。一邊是村落中的農民，他們過着絕少與外界來往、幾乎是完全自給自足的生活；另一邊是正在伸展着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它們在蔓延，在一點一點地鑄造着並且也已經預示着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總之，至少有兩個天地，兩種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實體卻又互成因果。

我想首先談一談鈍滯現象。這東西看上一眼看不大明白的，處於人的清醒意識之外。人在鈍滯的狀態中，被驅動的成份遠較能動成份為多。這就是我的著述第一卷所試圖湊合着解釋的東西。在一九六七年初版時，我曾將此卷題之為《可能的

屬領地的「密西西比計劃」的制定者。他曾在巴黎創辦一家有權發行紙幣的銀行。

與不可能的：面對着日常生活的人》，爾後我又改成《日常生活的結構》。當然，書名無關宏旨。即使這種追尋看來沒有把握，處處可能出現漏洞、陷阱和誤區，研究的對象卻是再清楚不過的。說實在話，一切使用過的字眼——無意識、日常性、結構、深層——其本身就是隱晦不易懂的。關係到我們這個題目，答案不可能就是心理分析學中的無意識，雖然這個無意識與此也有關連，雖然有一種集體無意識或許值得了解一下。卡爾·古斯塔夫·容格(Carl Gustav Jung)¹研究集體無意識的實質，被折磨得好苦。言歸正傳，鈍滯這個大題目，少有不從其短處涉及的。它仍等待着歷史學家來研究它。

至於我，仍執著於具體的標準。我起步於日常生活，起步於那些生活中對我們盡責、而我們竟不知曉的東西：習慣——稱為老套數更好——即那些千般萬種的自發自止的行為。對於這些行為，任何人都不用事先決定是幹還是不幹，它們確實是在我們充分的意識之外進行的。我認為人的生活一大半淹沒在日常瑣事中。無數的行為都是自古繼承下來的，無章無序積累的，無窮無盡重複的，直至我

1 卡爾·容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證實了弗洛伊德的許多論點。一九一六年發表了《無意識心理學》。後來提出了無意識和原始意象等概念。

輩。它們幫助我們生活，同時禁錮着我們，在我們整整一生中為我們作出決定，指令我們做甚麼或不做甚麼。這裏所說的有外因的挑動與誘動，有內因的衝動與搏動，有模式的照搬，有採取行動的各種方式或者不得不採取行動的情況。這些東西有時候，甚至常常超出人們的估想，可以被追溯到久遠的混沌年代。積年累世的、非常古老並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當今的時代，就像亞馬遜河將其混濁的洪流瀉入大西洋一樣。

這正是我試圖用「物質生活」這個方便的——但如同所有的因其義過廣而不確切的——詞匯所要抓住的一切。當然，物質生活只不過是人類營生的一部份，從本質上講，人既有創意，也墨守陳規。但是，我要重複地說一句，在開始的時候，我並未刻意確指這種逆受多於進取的生活所具有的局限及性質。我是想看一看，也讓大家看一看這一塊平庸度過的、大體未被看清的歷史，深入進去，與之熟悉。

鑽進去之後，也只有在鑽進去之後，才是再走出來的時刻。在進行了這場水底捕撈之後，深刻的、直接的印象是我們仍處在非常古老的水域之中，仍處在一部幾乎沒有頭的歷史之中。兩三個世

紀以前能夠找到的史實，十個世紀以前也能找到，甚至有時今天仍可親眼看到。我所理解的這種物質生活，人類在其先前的歷史進程中已將之深深地溶入自身的生命裏，宛如納入了人的五臟六腑。對於人來說，過去獲得的經驗和受到的毒害都變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變成了平庸之物。而對於這些東西，沒有人去細心觀察。

第二節

此即我首卷書的主綫。其目的是進行一番探索。光看標題，各章的內容也就不言自明了。標題如清單般地開列出催化着並推動着物質生活總體前進、而且在此之外或在此之上也推動着人類整體歷史前進的隱濛不顯的力量。

第一章：「人口數量」。

推動人和其他一切生物繁衍生息的因素，乃是傑出的生命之力。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稱之為「向春性」。當然，此中尚有其他的向性和定數。構成人類的物質處於永恒的運動之中，它在個體的人並不知覺的情況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類群體的命運。在這樣或那樣總的條件之下，人類各大群體的數量或者過多，或者不夠多，多多少少，交替產生。人口發展的機理是趨向平衡的，然而臻至平衡的情況頗為少見。在歐洲，從一四五〇年起，人口快速增長，這是因為應該、而且當時也可能補償上一個世紀黑死病所造成的大量死傷。局面得到了恢復，爾後又折丁損員。在歷史學家的眼中，如同預期的一樣，人口之潮漲漲落